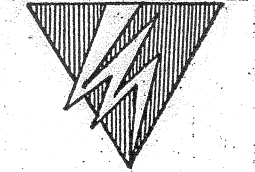


# 法弘中空



## 佛說阿彌陀經講話的序

臺北民本電臺佛學講座廣播

各位聽眾！上期講的一段經文裏，有釋迦牟尼、娑婆、五濁惡世的三個名詞，第一、第二的兩個已經解釋過了。今天解釋第三個五濁惡世的名詞：什麼叫做五濁呢？經上已經告訴我們是：劫濁，見濁，煩惱濁，眾生濁，命濁。

現在先講一個濁字，濁者渾濁。譬如一缸清水，晶瑩澄澈，上下透明，假如有人俯伏在缸的上面的話，他的頭面很明白的映現在水裏。如果我們拿一堆泥土，放進這清水裏，再用一根棒，在水裏亂攪一陣，那水的清潔，頓時就失去，不能再映現出人的頭面來了，這就叫渾濁。

劫濁的劫，印度話叫劫波，譯成國語叫時分，也就是時間。劫濁，就是一個渾濁的時間。所以劫濁是見濁，煩惱濁，眾生濁，命濁的綜合。由於見，煩惱，眾生，命，的四種濁，交湊在一起，昏亂複雜，使這一世界有一個很長時期的不清淨，所以叫做劫濁。

佛學裡面講的世界，是指三千大千世界而言，三千大千世界之中，包括了一百億個太陽系，我們腳下的這一地球，祇是百億分之一個，真是渺小得可憐。而且這一百億個太陽系是同一命運。據佛學上說：這一世界，有成住壞空的四個中劫，四個中劫，合成一個大劫。而每一個中劫是以二十個小劫為他的基數。每一個小劫是以一個增減為標準。一個增減的算法是：假定全世界人的壽命，平均是十歲，每過一百年增一歲，也就是全世界的人壽平均是十一歲。像這樣每一百年增一歲，增加到全世界人壽的平均數，為八萬四千歲，就不會再增了。人壽八萬四千歲的時間，也祇是一百年。過了這一百年就減一歲，如是每一百年減一歲，減到十歲，就不會再減下去了。如是一增一減名為小劫。這世界的構成，須要二十個增減的時間。成功以後，供給人類和其他的生物居住，也有二十個增減的時間。過了這二十個增減，就進入壞劫，壞劫中或以大火，或以大水，或以大風，也須要二十個增減的時間，才能壞盡，然後進入於空。空劫時間，照樣是二十個增減，然後這世界又漸漸的合成。如是世界的成住壞空，是循環不息，永遠不會停止。這是眾生的業力，絕對沒有一個創造的人在創造它。因為物理學上是：能生他者必由他生，如人由父母而生，父母又有他的父母。而且事物的力量，終究是有限的，都如鋼骨水泥在我們認為是最堅固的，可是若干年以後，他的堅固力過去，終究是會壞的。所以這世界的

成壞，是因果相生的原理在支配，別沒有什麼力量來支配他的。然而什麼時候才是進入劫濁的時期呢？這在成劫的二十個增減中，每一個減劫，減到人壽平均二萬歲時，進入劫濁。

第二、再說見濁。見，就是見解，換句話說，就是思想學說。在佛學上是：身見，邊見，邪見，見取見，戒禁取見。這些名詞很費解，我不想講下去。我就以眼前的話來談吧：都如哲學上的一元論，二元論，有神論，無神論，一神論，多神論，這都是邊見。這些邊見，除開無神論而外，祇是在學問上起了許多的爭執，於人類無多大的害處，這其中無神論的對面就是唯物論，科學家相信物質萬能，發展的結果，是造了許多殺人的利器。共產主義者，否認了神的存在，信仰了人和物質的萬能，乃利用新的武器和人海戰術，造成全世界的既障不安。這都是邊見、邪見的結果，所以叫做見濁。

第三、煩惱濁。煩惱濁者，使人心理上昏煩惱亂叫做煩惱。構成這煩惱的是：貪、瞋、癡、慢、疑、五個成份。都如個人主義，英雄主義，以至想征服世界，獨霸世界。因為要達到這目的，不惜殺盡千千萬萬的人，以滿足其私欲。這都是貪瞋癡慢的心理在作祟，在主使。而人與人之間的奸巧欺詐，你爭我奪，使得人與人之間，每一個人都喪失了理智，而一個家庭為前題，這都是叫煩惱濁。所以古人說勞煩我心，不得安寧，熱惱我心，不得清涼；逼惱我心，使我真明不明，所以叫煩惱。由於貪而感受饑饉；由於瞋，所以感受到刀兵；由於癡，所以感受到劫痛。甚至水火風的三種的大災，無非由眾生貪瞋癡感召而來，所以叫做濁。

第四、命濁。命者生命，佛學上講，心理與血肉，在一個時間裏，連持在一處，有知覺，能活動，就叫做命。而且這個命，並不是人類的專用品，象、馬、牛、羊以至蚊蟲、螞蟻，都有知覺，能活動，這都叫生物或者生命。現在的命濁，且以人而言。人類的最高壽命，可以活到八萬四千歲，減到二萬歲的時候，已經算是短促了。可是自人壽平均二萬歲以後，進入劫濁的時期，人類的貪瞋癡愛，愈過愈利害，殺生，偷盜，邪淫，欺詐，爭奪的惡行為，也愈過愈多。降至現在，人類的壽命，愈過愈短促，福報也愈過愈薄，莫名其妙疾病，如血壓高啦，腦溢血啦，什麼癌症啦，癩啦，常常聽到這些怪病而死的人，越來越多，所以叫做命濁。

第五、眾生濁。眾生的眾是許多的意思；生，就是生命。天上的天衆

人間的人衆，畜生、餓鬼、地獄三惡道裡有情，都叫衆生。衆生的兩個字，連合起來，就是假借地水火風，許多條件才會有生，所以叫做衆生。或者天上人間，三惡道中，處處受生，所以叫衆生。衆生又叫有情，就是執著這身體爲我，所以一切的行爲，都以為我出發點，因有我故而又成爲慢。衆生具有了這我慢，在行爲上更以損人利己爲生存競爭的要素，我的價值高於一切。因此，就造下了許許多多的惡業，由於有了惡因，就感到惡果。所以分明是個人，一口氣不來，便墮落而爲畜生，或者餓鬼，甚至打入地獄。三惡道的衆生，罪滿了又可以生到人間，或者天上。三惡道的衆生，固然是卑鄙不堪，天上人間的衆生，又有什麼可貴，所以叫衆生濁。

娑婆世界的衆生，因爲有此五濁，自己並不知到苦惱，性情粗暴，剛強，很不容易教化。釋迦牟尼佛，大悲大願，不怕粗暴，不畏剛強，佛在梵網經上說：我已來此世界，八千往返，足見釋迦世尊已多生多劫，在這苦惱的世界中，受過多少次的磨難，才得成佛。所以值得六方諸佛稱讚他說：「釋迦牟尼佛，能爲甚難希有之事，能於娑婆五濁惡世；劫濁，見濁，煩惱濁，衆生濁，命濁中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」

各位聽衆！以上講的是五濁惡世的五濁，因爲我們這個娑婆世界，稱爲五濁惡世。我們的教主釋迦牟尼佛，能在這五濁惡世中，經多生多劫的修行，證得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也就是成了佛，這是可歌可頌，值得諸佛，異口同聲而一致對釋迦牟尼佛稱讚的。

各位聽衆！我們把娑婆世界，縮小範圍：僅就我們中國歷史來說吧，中國有五千年的歷史，在這五千年的歷史當中，有幾個十全十美完整的好人，值得我們歌頌。我們知到中國歷史上空前絕後的大聖人，莫如孔子，而孔子一生的遭遇，是顛沛流離，到處碰壁，最窮的時候，窮得連飯都沒有得喫。他的政治思想，以王道政策爲中心，可是當時的那些國家，沒有一國肯採納他的政策的。但是他儘管得不到地位，以行使他的政策，而他的中心思想，是堅如鐵石，始終不肯改變，到底博得歷代帝王，運用他的思想，以爲治國之大本，而尊他爲至聖先師。孔子而後，兩千多年來，要想再尋出一個孔子第二來，就渺不可得，足見做一個完整的好人，是千難萬難。至於現在這社會，你如潔身自好，想做一個起碼的好人，你就別想在這大海裏立足，因爲這世界是愈過愈惡濁的呵。釋迦牟尼佛，在這惡濁世界之中，出生入死，修行六度萬行，教化這剛強難化的衆生，所以諸佛稱讚他，能爲甚難希有之事。然而不但成佛難，成佛而後，能說出博得他人信受的佛法更難。所以彌陀經上接着說：

「爲諸衆生，說是一切世間難信之法」。

淨土念佛法門，很不容易使人接受，所以說，爲一切世間難信之法。一切世間，換句話說，就是普天下的人，也就是一切衆生。

淨土念佛法門，爲什麼難信呢？這說起來話很長。  
第一、人們居於這惡濁世界，習慣已久，反而覺得心安理得，而且目光短淺，見聞有限，暴暴地聽說，西方有個清淨莊嚴的極樂世界，都以為這是莫須有的烏托邦。

第二、即便目光遠大，見聞廣博，知到虛空無盡，世界無盡，那末！無盡的世界中，都可以往生，何必一定要生極樂呢。

第三、縱然信得及極樂可以往生，而娑婆距離極樂，有十萬億佛刹之遠，如之何而得往生。

第四、西方極樂世界，既然那們莊嚴華美，就如眼前那些高樓大廈，絕不是我們窮小子可以染指的。以我們這愚痴無智的凡夫，沒有其他奇妙法門，與多種功行，一日至七日之間，念幾聲阿彌陀佛，就得往生極樂，寧非怪事。

第五、受胎必定須要父母，一隻鷄還要有雌雄性的配合，才能生出蛋，孵出小鷄來，這是事實。生極樂世界，不須要父母，從蓮華中化生出來，這不能使人無疑。

第六、初心學佛的人，多半是容易退墮的，即使有極樂世界可生，也一定有大智慧，有大福德者的權利。以初機學佛的人，一生彼國，就能精進不退，很不容易使人相信。

第七、加上其他的經典上，或說有佛，或說無佛；或說有淨土，或說無淨土，淺智者的我們，總是有相當的狐疑。

基於上面的七點，不但三惡道的衆生不信，人天道中的衆生，也不盡能信。愚痴無智的人固然不信，即使知識分子，也不能沒有疑惑。學佛的一群人中，或是初機，或是久修，甚至連三乘聖人，都不免懷疑。所以佛說這淨土念佛法門，是一切世間難信之法，金剛經上說：「若復有人得聞是經，不驚、不怖、不畏、當知是人，甚爲希有。」又說：「如來爲發大乘者說，爲發最上乘者說。」「若樂小法者，著我見、人見、衆生見、壽者見，則於此經不能聽受讚誦，爲人解說」。因爲佛法爲釋迦牟尼佛獨到的見解，是超人類的思想。人類爲物欲所蔽，知見昏濁，在程度上相差太遠，所以不易爲人所接受。然則，釋迦牟尼佛又爲什麼不憚其煩的說了許多經呢？因爲如來畢竟是眞語者，實語者，如語者，不誑語者，不異語者，所以雖降至末法的時代，仍然不少具有善根的衆生，會至誠懇切而接受奉行的。釋迦世尊將請佛讚歎他的話，告訴過我們以後，他老人家也很感慨的招呼着舍利弗說：

「舍利弗！當知我於五濁惡世，行此難事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爲一切世間說此難信之法，是爲甚難！」

五濁惡世，成佛難，說法更難。這是六方諸佛讚揚，釋迦世尊的話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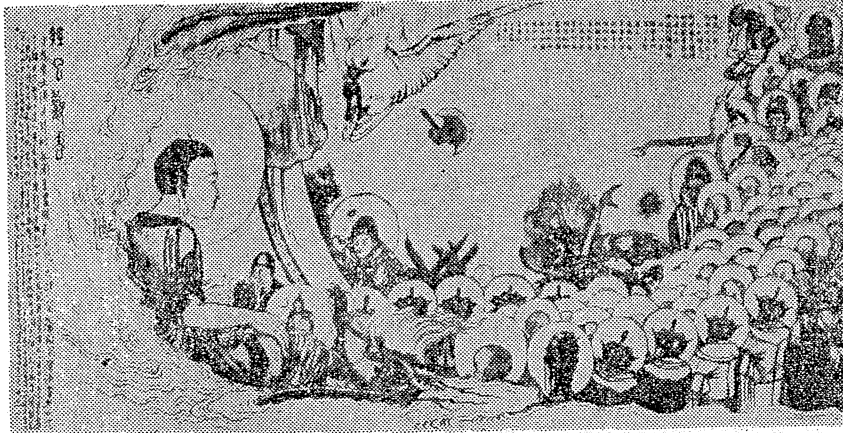
而釋迦世尊，也當仁不讓而滿盤承受，因為這是鐵的事實。所以在古佛不是虛偽讚詞；今佛更不是濫膺榮譽。因為這兩件難事，唯有彼佛此佛，才能算是十足的知音。古人說：鍾子期死，伯牙，不復鼓琴。因為知音者沒有了。

蓮池大師，註彌陀經註到這裏，說了幾個比喻，比喻這兩件難事，現在把他引出一兩段來，講給各位聽。

他說：比方有一個人，乘船飄海，船因碰着礁石，而已經快要破裂。又不幸遇到猛烈的頂風，加上波濤洶湧，復值羅刹惡鬼、大魚、毒龍，一齊奔向這隻破船衝撞，我們想，這一隻破船，和船上的人，還有倖免的可能嗎？然而他畢竟安安穩穩的渡過了險難，而誕登彼岸，這豈不是很難的事嗎？可是他不但自己渡過了難關，而且救了其他不少的遇難者，同登彼岸。這不是難上加難嗎！

蓮池大師又說：又如有一個人墮落在井中，井的四周，又有毒蛇，又有荆棘，冷水又向上湧來。復遇惡人，從上面拋擲瓦石。在這樣萬分危險的環境下，身命都危險，在頃刻之中。然而這個人，居然能騰躍而上，免去了生命的危險，這不是很難的事嗎？不但自己免去了危險，並且攜帶了先前遇難的多人，一齊出了危險，這不是難上加難嗎？

免於大海，古井的死亡，等於釋迦牟尼佛在五濁惡世當中成佛，這是一難；攜帶其他遇難的人，同出了大海與古井，等於釋迦牟尼佛，在五濁惡世中，說法度苦難的衆生，這是二難。這兩種難事，反映到西方極樂世界，成佛是容易的；說法是不難的，因為他的國土清淨，人民安樂，沒有像這世界的三災八難，生老病死，與生活競爭的苦惱。



(去而禮作受信喜歡衆等人天聞聲薩菩諸已經此說佛)

各位聽衆！一部阿彌陀經，前後可以把他分成三段；第一是叙分，第二是正宗分，第三是流通分。這是每一部經，在研究的時候，分章分段的總綱領。佛經，在讀誦的時候，祇要平心靜氣的讀下去，不要去管他什麼章，什麼段。但講解研究，就必須分章分段。第一，序分，敘述一經的緣起，等於現在的開會。開會必須有紀錄；紀錄開會的時間，地點，出席的人數，主席某人。而其目的則在所討論的事項。有此紀錄，在法律上就能生效。佛經上最初的「一時，祇樹給孤獨園，與大比丘僧，千二百五十人，如摩訶迦葉」等，這就是時間，地點，到會的人數，佛就是法會的主席，而其目的則在正宗分。有了這紀錄，才可以取信於天下後世，是爲叙分。

第二、正宗分，就是所要宣說的正當宗旨。在本經上，如詳細說明西方極樂世界地面上種種莊嚴，一再勸衆生發願念佛以求往生，交引六方諸佛的誠言，令衆生斷疑生信，這都是本經上所要宣示的宗旨。宗旨純正，於衆生有大利益，那就應該把他流通出去。如開會把討論的事項，得到決議，就得要分別的執行，所以有流通分。

第三、流通分。流者就是流水，水有濟世利人的用處，如果蓄積在一個地方，必定要腐臭，而且也沒有用處。所以水必須流動，如果淤塞起來不能流動，就應該用人工來，開發溝渠，使他流通，這就是所謂水利。佛說的話，能滋潤人心的枯燥，清涼人心的熱惱，所以叫做法水，法水應該讓他常常流動，才能有益於人們的身心。道教的祖宗李老君，曾經說過：上善若水，水利萬物而不爭。佛說的法，拿其他的宗教、哲學，比較起來，可算是百分之百的上善，所以我們佛教徒的講經說法，就都是使這上善的法水在流通。

阿彌陀經，講到現在，可算是序分，正宗分，都已講完，今天祇剩下流通分了。阿彌陀經上說：

**「佛說此經已，舍利弗，及諸比丘，一切世間，天、人、阿修羅等，聞佛所說，歡喜信受，作禮而去。」**

佛說此經已的佛，仍然是我們教主釋迦牟尼佛。此經，就是指的這部阿彌陀經。舍利弗，是佛說本經的對象。佛經上的術語，叫當機衆。及諸比丘的比丘，裏面概括了一千二百五十位大阿羅漢。一切世間的世間，指的是有情世間。天、序分中釋提桓因，就是天上衆生的領袖。人，就是人間，除開阿羅漢，和菩薩以外的人。阿修羅，譯成國語叫非天。等是等於其他所沒有寫出來的一切聽衆。聞佛所說，這些在會的比丘啊、菩薩啊、天、人、阿修羅啊，大家都聽到了釋迦牟尼佛，所說的這念佛生極樂世界的方法。歡喜、信受，就是聽到了這沒有聽過的法，皆很歡喜，信仰，受持。作禮而去，這是禮貌上表示謝意。禮謝過了以後，就去實地奉行。

這裏面還有需要補充的地方，就是：第一、經的前面已經寫出了十六位大阿羅漢，四位菩薩，及釋提桓因等，這裏為什麼，又要把他們寫出來呢？要知道前面是表示聽法，這裏是聽過了表示接受，而且也表示了始終如一。第二、這裏祇提出了舍利弗一位，其他又為什麼不說呢？因為舍利弗是智慧第一，要以智慧為先導，才能聽受這不思議的佛法，所以以舍利弗為代表，而其他的也就包括在內。第三、什麼叫做比丘？這好像在前面已經講過。我不妨再說一遍：佛教有四眾弟子，出家二眾，是比丘僧，比丘尼。比丘僧是男的出家人；比丘尼是女的出家人。在家二眾，是優婆塞、優婆夷。優婆塞是在家學佛的男人；優婆夷是在家學佛的女人。比丘是住持佛法的主體，所以每一部經上，都不少了他們。比丘的意義，是能斷煩惱，乞化為生，也就是內心上要清淨，外行上要清高。舍利弗，這一班師兄弟，外表上是比丘，實際上是大阿羅漢。比丘是羅漢的因，羅漢是比丘的果。有比丘不是羅漢，是羅漢必定是比丘。比丘的地位之高，也就在此。

第三、一切世間的世間，佛經上有三種世間，一器世間，二有情世間，三智正覺世間。器世間，是宇宙萬有。情世間是菩薩，羅漢，以及六道眾生。智正覺世間是佛。世者是時間，問者是空間。宇宙萬有，和一切聖人，六道凡夫，都生存在這時間與空間混合一起的環境裏，所以叫器世間，情世間。經上的一切世間，所包括的本來很廣，這裏却正指着天，人，阿修羅，三善道的眾生，因為念佛生淨土的法門，唯有這三道的眾生，最迫切需要而最適宜。三惡道的眾生，當然也需要，但為苦所逼，不能念佛。至三善道中尤以人道為宜。

第四、三善道中的阿修羅，為什麼叫非天呢？因為這一道的眾生，福德神通，實在比人道高遠，而與天道的眾生差不多。祇是因為他因中帶着瞋恨我慢而行佈施，所以感到有天之福，無天之德的特別一道，所以叫非天。這一道的眾生，男醜陋，女人美麗，雖有福德神通，而瞋恨心特別大，好鬪爭殺伐，所以人類中好殺的人，我們都喊他是修羅。

第五、歡喜信受的歡喜，這是表示聽法以後的慶幸，慶幸個什麼呢？要知道我們自無量劫來，沉淪在生死苦海裏，天上人間，牛胎馬腹，展轉受苦，無有出期。今天能聽到這念佛生西方的法門，等於病入膏肓，已經沒有回生的希望，忽然遇到良醫，投以良藥，使沈痾的重病，頓然有了起色。又等於久客他鄉，忽然得到家信，安得不慶幸歡喜呢！信受者，既然聽到這希有難逢的法門，單獨表示歡喜，那是沒有用，必得由信仰，而發願，而修行，那才有實地受用。信受就是表示信仰受持。作禮而去，就是修回去。

我再重復一遍：就是釋迦牟尼佛，說完了這部經已後，智慧第一的舍利弗，以及在會的諸大比丘，一切世間，如天、人、阿修羅等的千萬聽眾，聽完了佛所說的這念佛生西方的法門，各各皆大歡喜，一一的皆由信仰而

發願且受持，並且為釋迦牟尼佛，磕頭作禮而去。

各位聽眾！佛說阿彌陀經，經過三十三次的寫稿，勞煩廣播小姐三十次的廣播。我寫了六七萬字，講得好不好是另一問題，我總算花了不少的時間和心血，這在我們佛教徒，固然是應盡的義務，但是假如能在這廣播演講中，能有一個兩個，因而對淨土的法門，生起信仰心而實際來念佛，那我和廣播小姐們，就是有了極大的收穫，精神也就不算白費。

各位聽眾們！你們祇要信仰釋迦牟尼佛，是大慈大悲的救世者，他的說話，絕對不騙我們。我們祇要把整個身心交給阿彌陀佛，以阿彌陀佛為皈依，為依靠；常常的念阿彌陀佛，保管你事事如意，闔家吉祥，身心愉快；現在平安順遂，未來得生淨土。末了，我除感謝廣播小姐的辛苦以外，並且請各位同念一聲：

「南無阿彌陀佛！」

### 銀匠和洗衣匠

斐 譯

目連尊者收了二個弟子，他們跟着目連老師修行已經很久，但還沒

有開悟，有一天，舍利弗尊者問目連連說：

「您的兩位高足有沒有開悟呀？」

「唉！別提了，修學了這麼許多日子，不知什麼緣故，到今天還沒

有悟過一次！」

「那真可憐愍者！究竟您給他們教了些什麼呢？」

「呀！一個教他作不淨觀，離開執著；還有一個教他作出入數息觀，

統一精神。但是……不知怎的，一些效果也沒有……」

「哦！那麼，這兩個人從前是幹什麼行業的呢？」

「修不淨觀的那個，過去是幹銀匠的，學數息觀的那個，以前是洗

衣匠。」

舍利弗聽了目連連的話後，暗自一想：

「目連一定是不會觀機，也不認人；洗衣匠教他數息觀，銀匠却教

他不淨觀，當然又怎能叫他們理解得了呢？這簡直不大對經嘛！」

舍利弗想了一會，對目連說：

「您因為不看人說法，所以不論如何自費苦心，終也不能見效。幹

銀匠的他終日拉着風箱，如果教他數息觀，那是最恰當沒有了。洗衣匠

終日替人洗濯骯髒的衣物，若教他不淨觀，不是也很適當嗎？您的教法

顛倒了，就是修一輩子也不會開悟呀！」

目連聽了舍利弗的忠告，覺得很合理，便立刻照他的話，令銀匠修

數息觀，又教洗衣匠學不淨觀。果然，這二位弟子，都各自精勤修習，

不久便證了阿羅漢的果位。

——大莊嚴經第七。